結 論

從史提海莫的相關風格論述中可以發現，她的繪畫被普遍認定具有諸如「想像力」(imagination) 或「幻想性」(fantasy) 一類的特質，一如海勒 (Nancy Heller) 發現「她的繪畫總是被標籤為『幻想作品』(fantasies)」[365]，例如席爾德 (Jody Shields) 認為，「不管是為戲劇舞台或自己居家環境作設計，藝術家史提海莫對於自己的奇異的幻想(eccentric fantasies)總是真誠以對」[366]、蘇克(Barbara Zucker) 認為在《藝術聖堂》一幅畫中，「弗洛琳公開地表達她對藝術世界的觀點與幻想 (Fantasies)」[367]或芝加哥藝術協會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的典藏圖錄簡介史提海莫與其作品《味吉爾．湯森的肖像畫》時寫道，「在 1920、1930 年代，史提海莫為幾位知名的美國前衛藝術家製作想像的肖像畫 (imaginative portraits)，這些肖像同時揭示出藝術家們的生活與世界…」[368]等等，而最確切的例子莫過於史提海莫 1995 年的回顧展「弗洛琳．史提海莫：曼哈坦奇想」(Florine Stettheimer: Manhattan Fantastica)，直接以此特質來為她的繪畫下一個註解。

一方面，根據哲學辭典的解釋，「想像力」指的是「思維的功能，但有時也被認為包括思考一切新穎的、與現實相對立的或當前不被知覺的事物之活動」，此外，「想像力的哲學理論必須闡釋其明顯的意向性：當我們想像時，我們總是在想像某物。想像總是指向某一物體，即使該物體並不存在」，最後「想像力的意向性及其感知的性質導致了一些理論把想像力等同於造像 (imaging)，即意識

---

[365] Nancy Heller, *Women Artist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New York: Abbeville Press, 1871), p. 141:" her picture are often labeled 'fantasies.'"

[366] Jody Shields, 〈Drawing Room Drama〉, *House & Garden* (USA Version), (vol. 163, no. 5, May 1991,) p.138: "Weather Designing for the stage or her own rooms, artist Florine Stettheimer remained true to her eccentric fantasies"

[367] Barbara Zucker, 〈Autobiography of Visual Poems〉, *Art News*, (February, 1977), p.72:" In the last '*Cathedral*' painting, *Cathedrals of art*, Florine openly expresses her views and fantasies about the art world."

[368] James N Wood, Teri J Edelstein, *The Art Institution of Chicago: Twentieth Century Painting and Sculpture*, (Chicago: Hudson Hills Press, Inc., 1996): "In the 1920s and 1930s, Florine Stettheimer painted imaginative portrait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life and world of celebrated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avant-garde"

或感知到精神影像。然而此類影像的存在狀態或其性質的本質卻是模糊的」[369]。「想像力」一詞若根據一般英文字典，例如韋氏字典（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對此名詞所列出的一般用法則有：一、是造像的過程：形塑出當前不被知覺的精神意象（mental image）或概念（concept）；二、是一種能力：是一種從無之中創造，使原本不存在的事物顯得真實的能力；三、是一種比喻：是解決與面對困境的能力。而關於「幻想」，「fancy」指創造出不存在於現實而令人難以相信的事物，或以非現實的手法將現實事物聯結在一起的能力；而所謂「fantasy」則是以絲毫不受現實拘束的自由或以一時的興起所作的「fancy」。

另一方面，史提海莫的繪畫不論風景或肖像，都是取材於畫家身邊的地、景、人等真實存在之事、物，而且即使一些畫面中包含了對記憶或類似夢境所進行描寫的部分，也都屬於經過實在經驗在先所引導的呈現。因此，上述定義來看，我們不難發現，若以此類名詞形容史提海莫的繪畫，對於已對畫作經過認識與分析的觀者而言，在認知上似乎不是一致的。筆者認為以「幻想」或「想像」這些形容詞來闡釋史提海莫的繪畫表現，其實與其繪畫的實際內涵並非完全相符。但即使如此，把兩者聯結起來，卻不因此令觀者感到矛盾，原因就在於史提海莫的繪畫中存在著意識流的元素，尤其是象徵圖像的運用，它如同意識流小說中象徵的運用，給予觀者無限想像的空間。以小說而言，意識流小說與敘事體小說的區別在於傳達意識思想方法的技巧大不相同，「後者是一種直接的思想，前者是夢想或幻想」[370]，而史提海莫的繪畫正與意識流小說傳達意識思想方法的技巧不謀而合，因而廣泛被研究者認知為具幻想與想像特質的小說。此外，史提海莫的繪畫或者被歸類為達達主義[371]，或者被認知為具有達達的風格形式，也許並不無根據，除了因為畫家與達達藝術家們廣泛交遊之外，達達的內涵也具有探討想像與

---

[369] Robert Audi ed.,《劍橋哲學辭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台北: 貓頭鷹, 2002), p.567

[370] Melvin J. Friedma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 a study in literary meth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3

[371] 參見: Donald Goddard, *American Painting*, (Beaux Arts Editions, 1990), p.178

無意識的特質，例如自動書寫與拼貼。也就是說，達達在某種程度上也存在著意識流的表現形式，使得史提海莫的繪畫風格與達達可能有實質上的一致性存在。

普魯斯特是史提海莫最感喜愛的作家之一，她一冊接一冊地讀著《追憶似水年華》，這種情境猶如作家張愛玲在一篇散文中的描述：

「〔…〕通篇『我我我』的身邊文學是要挨罵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書上看到兩句，借來罵那種對於自己過分感到興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當：『他們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瞪眼看自己的肚臍，並且想法子尋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興趣的，叫人家也來瞪眼看。』」[372]

也就是說，普魯斯特所著作的七卷《追憶似水年華》因為是自傳體小說，故正是「通篇『我我我』」的敘事主詞，而本論文的主人翁亦正是那個「感到興趣」並「也來瞪眼看」的那位。此外，只要我們對史提海莫的作品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她的繪畫題材就像在記敘某些重要場合的日記一般。於是，史提海莫的全部作品就有如是描繪其一生的自傳。不過，若把《追憶似水年華》定位為身邊文學，或認為它就如同前述吳爾芙所舉的 A 先生的作品，不啻有失細察，也支持不了本論文的立論。筆者認為，就如同史提海莫的題材都取自自己週遭的經驗一般，其繪畫與《追憶似水年華》都在能反映社會現狀、反映你我的經驗。這是其能獲得觀者共鳴的原因，本論文所欲證明的也是這一點。尤有甚者，筆者認為史提海莫的作品與《追憶似水年華》這部作品的關係之所以值得深入探討，是因為就像喬托的壁畫有《聖經》為其參照文本一般，《追憶似水年華》亦有可能是史提海莫創作時某種意義上的參照文本。因為史提海莫與普魯斯特相似之處，決不止於藝術家的生長背景相當，例如他們都生活在社會上層階級的社交生活圈中，且一直遵守著傳統的道德規範、觀念與禮儀等。他們的相似點更在於思想上、觀念上與態度上的相近，例如他們對身為猶太族裔的意識、對現代藝術的愛好與

[372] 張愛玲,《流言》, (台北:皇冠, 1968), p.6

主張等等。而這些都使人相信史提海莫正透過其作品，在某種程度上與普魯斯特進行交流或對話。透過對意識流小說敘述故事的方式，使我們能從用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史提海莫繪畫的內涵。

如果說空間有幾何學，那麼時間就有心理學，況且通常一般人往往得借助空間的概念來理解時間。那麼，繪畫這種屬於空間的表現媒介便能反映出時間序列，也就可說是相當合理並且常態的途徑了。以這一探討主軸出發，筆者認為史提海莫的繪畫尤其能更深一層地表現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不同於一般繪畫多只反映單純一時一地的時空關係，她在畫面中傳達的是多重時間和空間的安排。也就是說，史提海莫繪畫中時間的安排是有其心理因素的，而此一心理因素應該就是一種「意識流」的呈現（或者如威廉．詹姆斯所說的「思想流」或柏格森所說的「心理時間」的呈現）。本論文在論述史提海莫的時空序列表現方式的同時，逐一尋找史提海莫繪畫中的意識流元素，一方面作為深入了解其畫作的方法，另一方面提出「是否有意識流繪畫？」之議題，並試圖以史提海莫的繪畫為例提出初步的論述，筆者認為，如果說確有一種意識流的繪畫表現手法，那麼史提海莫肖像繪畫的表現形式應該就是了吧！